

## 世相百态

# 在养老院“三同”

■陈茂生文

早晨,在院子里散步,迎面走来两个靓丽姑娘:“叔叔,早!”

明知这是院方规定:员工须主动招呼相遇的老人,依然有点受宠若惊,迟缓片刻回过神:“好,好好!”手机铃响,老同事问:“在哪呢?”答曰:“在养老社区试住,你也来试试?”对方竟一时语塞。

“当你老了,头发白了,睡意昏沉……”有首诗是这么写的。尽管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差别甚大,但劳其一生都必须回答一个共同话题:在何处过人生最后的岁月?

除家庭、医院,养老院是个绕不开的选项。有太多人为这道人生最后选择题而犹豫、迟疑、焦虑,毕竟,在有光有色有说有笑的热闹中悄然老去,远胜在寂寞孤单中的黯然神伤。从投资的视角看,规模庞大的养老市场如冉冉升起的旭日,热辣火爆的方兴未艾还在后面,称作“朝阳产业”一点不为过。而对每个老者而言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虽然不是早上八、九点钟的太阳,但人生仅有的一次“晚年”也不得马虎。只是关于护理服务不尽人意、院方只顾收费还有各种加价的由头且恕不议价的

传闻,让雾里看花的我们畏而远之。直至在网上看到有养老院招揽“体验”广告,“实地考察”的花费不多,即刻报名付款,也为以后若必须面对时的“提前探路”。

就这样,第一次以亲历者的角色踏入养老院。颇大的场院绿植扶疏、蜿蜒甬道在四幢簇新大楼之间穿行,床褥被子带着晒过阳光的蓬松;音乐教室、小型图书馆、袖珍电影院……当然是“标配”,各种正在“青春期”的设施随时都能完美体验。当然,咖啡馆茶馆棋牌室是最有“热度”的地方。到饭点,食堂里米饭面条酸奶一应俱全,菜式说不上精美但丰简随意、份量管够。如需到医院看病,还有专员陪同,出门便是乡村喧闹集市;若身体允许还能步入临近村庄看“红掌拨轻波”、听稻田蛙声一片。

只是一群老人一起变老,当然没有一群孩子一起成长那般喧闹。为凸显养老文化特性,养老院也动了不少脑筋,譬如举办适合老年人的声乐钢琴、舞蹈盆栽、书法绘画活动,鼓励老人互称“同学”。

只是千人千虑,难以一统。有人入住年余的老“同学”踌躇满意:一人养老院、从此不为三餐愁,夫妻

何求?闻罢赞同:“是呀是呀,进来就图一身轻。”

也有人蹙眉轻叹:无心打理三餐等于“自废武功”,奢谈“何求”如梦魇。想想觉得也有道理的。

晚上躺在床上,想到阳台上的绿植大概是耷拉着,要浇水了;快递驿站货架上的包裹正眼巴巴地“等着回家”;参加下周同学聚会要换乘几部地铁几站公交;更要命的是可爱的小孙女在地铁站口焦急眺望,应来迎候的爷爷奶奶咋没踪影了……

与思路透彻、口齿清晰的98岁老人交流却最有收获:苍天不曾放过谁,人人一堆烦心事;放过自己最轻松。“躺平式”养老了,还为某人某事而耿耿于怀、放不下,结果多半不如意。

三天二夜里,与已入住老人“同吃一锅菜、同睡一幢楼、同玩一个老年乐园”的“三同”圆满结束,唯一遗憾的是三天里很少看到轻快步态的老者,亦如古诗所述“一里二里行,四回五回歇”“驼背腰弯行步缓,力衰神倦梦难香”的多,在地铁站候车,迎面来了一群急吼吼到古镇拍照打卡的中老年游客,忽然觉得,矫健步履的大爷大妈竟如此养眼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

野芳发而幽香 ■缘何

## 岁月悠悠

# 在区企管办的日子里

■方鸿儒文

光阴荏苒,岁月如流。1987年金秋时节,正当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之际,经原南业大好友孝平兄的推荐,我被借调到原南市区企管办抄抄写写,权充“文秘”。

当年区企管办,对口市体改办,从属区计经委,是区政府临时机构,其职责主要是规划、统筹、协调区经济体制改革事项。办公室主任是区服装鞋帽公司原经理边锦堂先生。为我办所发文件数据把关的是两位从区财政局退休的老法师——老林和老傅,内勤小董。

区有“三大口”:财办、城建、集管局;“三小口”:教育工业公司、劳动服务公司和合作联社。我分工负责联系三小口和办公室文字工作:年初规划,年末总结,每月一份“企管简报”。

边锦堂先生为人厚道,极好相处,我们都直呼其“老边”。做老边的“文秘”是桩极省心、省力的事。年初编写全区体改规划,老边据上级文件精神,结合区情实际逐条拟定要点。我只要据其纲要,逐条扩写,充实事例,写出初稿即可。老边稍加修改,老法师校对数据,便OK了。然后送区长李伦新(著名作家)过目、批示,

再转发区委办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改革开放尚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阶段,改革步子迈得不算很大,许多政策尚在试点中。如当时推行的“厂长负责制”,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;企业承包者年薪不得高于普通职工的三倍;股份制企业分红不得超过净利润的15%等等。

那时推行中小企业承包、租赁制,尤其是亏损企业可以公开招聘承包人。有一案例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当时区集管局旗下一长期亏损的针织厂,有员工近百人,于是挂牌招标承包人。有三位上海人集资三十万接盘,合同一签三年。孰料不到半年,非但未扭亏为盈,连发工资都难以以为继。于是经我办与集管局反复磋商,只能终止合同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其教训在:敢于

率先吃螃蟹者虽值得点赞,但改革并非仅凭热情就能成功。承包一家亏损企业,非行业中的高手实难有所作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区原豫园商场改制为“豫园商城股份公司”,是市体改办选定的第一家商业上市公司。在整理申报材料期间,老边曾问起过我:“小方,豫园商场的原始股你要吗?”老实说当时我对“股票”的认知几乎为零,便信口回道:“不要。”而事实上,连我自己都没想到:十年后我居然会入市炒股,俨然一股市“玩家”。

为促进企业现代化管理,当时全国正开展企业“上等级”评比。于是我办便与市《计划管理通讯》杂志(主编是傅荣根先生)合作编写《南市区区属企业管理专辑》,推介原南市区上等级企业的管理经验。笔者亦曾

为之撰写过诸如《加强基础管理,提高企业素质》、《福佑路小商品市场的特色》等通讯。

经四年愉快合作顺利出版了企管专辑。市《计划管理通讯》杂志社赠送了我办同仁相册留作纪念并邀请同游植物园留影话别。同仁合影是在植物园中著名的杜鹃园花坛拍摄的,荣获上植五十周年园庆“我与上植故事”“精彩一瞬奖”。

四十年,弹指一挥间。在区企管办工作的日子,是一段彼此相处愉快,令人难忘的岁月。在前辈和老法师的指点下,我学到了很多企管知识。很庆幸,在自己的人生履历里曾有过一段参与改革的经历。

四年后,1991年末,我离开区企管办,重返教育岗位。

## 行走杨浦

# 创谷长阳

■张智文

上了高中之后,我回家的频率,变为一周一次。

上了大学之后,因为在奉贤,来回单程两个小时,加上上课和其他安排的影响,只能在每月初回来一次。

如此,往往上周还无一点动静的枝头,等我回来时已经抽芽长叶,甚至开满花朵。建筑要比花草变得慢些,但不知不觉间,我曾走过的街道,也都换上了新面孔。

“妈,我的借书卡你收起来了么,我去三星路借个书。”上次借书,还是在初中的时候。

“你不知道?三星路的旧馆已经关了,搬到长海医院那边。”母亲有些诧异地看着我。

像是被什么击中了,仿佛刚刚意识到,五年的变化,竟是如此之大。

三星路,是老杨浦图书馆的所在地。

三星路,是一条窄得颇有些风味的小巷子,对面是滨江百联,单车和电动车排着长队,很热闹,旁边就是沪东工人文化宫,这让它兼备烟火气与书卷气。三星路上的老杨浦图书馆,二楼一半的区域,都是我最爱的文史书籍,一些小众的专门史,包括旧版的《列国志》,好几册我都是在这里借阅的。馆内很安静,很适合沉淀时光,我把这里视为精神天地、知识宝库。

当天,我便坐上公交去了新馆。说是新馆,其实它是民国时候的上海市图书馆,古香古色,很有中式建筑之美,看简介被誉为“小故宫”。但心中总是有了淡淡遗憾——新馆离家,有些远了。

发现长阳创谷的分馆,还要归功于敦煌当代美术馆的建设。一开始,看到的是一片围挡,“敦煌”二字承载着文明之光,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。我不光爱书,还是个“博物馆迷”,心中便总存一份期待。

抬头观赏流线的外形,瞥见和魔方一样的四个字:长阳创谷,高低错落。

这个名字,于我而言也是新的。

我已有些忘记它从前的模样,只记得对面的欧尚换成了大润发,小时候最喜欢的红嘴鸟标志不见了,但一楼多了读酥世家、萨莉亚等店铺,中西合璧,是大饱口福的理想去处。

进门,先是一个展厅,展出的内容不独与图书相关。我急于一睹如今馆内的布置,只是匆匆掠过,但见馆内一半是书架,一半是长桌,靠窗有舒适的阅读区域,多种功能兼有。不过桌上最多的并非书籍,而是笔记本电脑和试卷。馆内依旧很安静,除了键盘和鼠标发出很轻很轻的声响,我放轻呼吸,生怕打扰了这样的氛围。和旧馆里多是老年人不同,这里一眼望去,更多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青少年。在他们中间,扎进一排排书里的我,仿佛是个异类。那一刻我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感受,本以为只是高校图书馆变成了“自习室”,不想街道的图书馆也如此了。

或许,大家换了一种方式在学习、在奋斗,传统的纸质书慢慢淡出了屏幕。图书馆的变迁,仿佛是一个微小的切口,从中可以窥见时代飞驰的脚步。好在,我爱的书籍仍在,还有不少最新的学界成果,包括大部头的《敦煌

通史》、《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研究》等著作。只看这沉甸甸的书本,便觉得我的脑袋得到了某种充盈。略薄一些的,如收录于世界历史文库的《约旦史》,我便打算在这儿坐着看。玻璃干净到有些透明,有鸟在起降,捧着咖啡的人匆匆走过。长阳路,在我不知道的时候,似乎把复古与现代的气质,融合在了一起。

我看着太阳渐渐地西移,看着我从小长大的地方,被灿金色的夕光笼罩。这几年的发展实在太快,我有些跟不上,却又是由衷地高兴着的,即使我对“自习室”的感情依然有些复杂。出来时,微缩版的小桥流水撞入眼帘,鲤鱼在活水中欢快地游动,有一尾金色的大鱼,它的尾巴缥缈得有些梦幻。旁边是带一点古希腊罗马风格的立柱,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亭子。叶隙垂落淡淡的光斑,沿着亭顶的起伏延伸出一片青绿,无端让我想起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,尽管那已是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奇迹了。

到晚饭的时候,我正打算放下手中的书,带着一背包知识的重量回家,忽然听到有人在说:“喷泉要开了,要开了。”上海话让我觉得很亲

切。我停下脚步,眼前是镀金或铜的鹿的雕塑,也可能是独角兽,但总归是一种极有灵气的生物,很高大。伴随着音乐和一片“哇”声,喷泉高低错落落地开始了表演,中间的水流几乎要直冲云天,冲淡了夜幕初降时渐趋深邃的蓝。

水的颜色是五彩的,在光影里,像是从天上截了彩虹的一个小片段。广场上越来越热闹了,有带孩子出来散步的父母,也有遛狗的男女老少,温情与幸福,在灯光与月色下慢慢流淌。这时我又感觉到熟悉了,仿佛长阳路从未变过,十年前停电时,敲门给我们送来生日蜡烛的邻居一家,依然住在对面。

长阳路的变与不变,就这样写进杨浦越来越厚的词典里。不独长阳创谷,整个杨浦,都成了创意与灵感自由挥洒的天地,复旦软件园、线下的得物大楼、城市概念、宝龙旭辉广场、合乐里,如椽大笔,正谱写无限精彩。

给这篇小文定名的时候,我在“熟悉与陌生”、“读城”等短语中纠结,最后,还是选择了“创谷长阳”——愿我们向阳而生,愿杨浦向光而进,未来无限。